



吻过青春

WENGUOQINGCHUN

青青校园小说精品

主编 原野



青春的花开花谢，
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四季的雨飞雪飞，
让我心醉却不惧憔悴。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青青校园小说精品

吻过青春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吻过青春

WENGUOQINGCHUN

青春是擦身而过的嫣然一笑，
是滔滔激流中的奋力一搏。
带着激情，带着梦想，
青春让我们的人生如此美丽。



青青校园小说精品



青春是人生长河中匆匆的一瞬，
是万种风情中最美的一篇。
岁月无声，年轮终将逝去，
留下美丽，让它永恒。

敬 启

由于联系上的不便,我们未能及时与少数作者取得联系,敬请相关作者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及稿酬。

青青校园文丛长期征集各类稿件,欢迎广大读者及作者向我们提供文质兼美的好文章。

联系人:原 野

电 话:010-83677260

E-mail:qingchunzg@sohu.com

前言

诉说你我的青春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仿佛一夜之间我们长大了。

带着欢笑和泪水,拥着执着与纯真,伴着阳光与阴霾,我们一路走来,敏感的心,喜欢记录下这一路的跌宕起伏,喜欢描摹出这一路的心情和印记,于是青春的笔记本上记下了我们的童年、梦想、爱情、叛逆、孤独……也许倔强但却勇敢,也许幼稚但却纯真,也许傲慢但却真诚。

青春的忧伤和生命的困惑,固然使我们疲惫和憔悴,但从不曾让我们后悔。是的,我们终究要学会长大,如同一只蝴蝶必然经历破茧而出的蜕变,才能展翅飞向未来一样。因此,当考试的重压,友情的破碎,亲情的疏离,恋爱的苦涩等林林总总的挫折和困苦呼啸而至时,我们绝不会抱怨,不会彷徨,不会沉沦。我们有勇气走出阴暗的天空,迎接绚丽的彩虹和明媚的阳光,因为,我就是我,我的青春无人可以替代。

有一种朦胧是只有自己才能感觉到的,有一种爱情是无关他人的,然而,却是饱含青春的纯洁,无比刻骨铭心。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疼痛,这样的激情,是青春之所以青春的理由吧。

因着青春的美丽,我们向读者朋友推出这本《吻过青春——青青校园小说精品》,无论你是站在青春的至高点上,还是已经转过青春的路口,相信这些健康的青春文字一定会抵达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为你带去感动和慰藉。

MUL 目 录



青春是一道明媚的伤口，
伤痕就是成长的勋章。

前 言 1

成长的疼痛

背 心/3

阁楼里的女孩/10

路过青春/19

可不可以不勇敢/28

纯情岁月

风里密码/37

当时的月亮/42

桐子花开/46

你是我的英雄/52

一棵在秋天开花的树/59

樱桃颂/63

柔软花瓣/68

一步一步走过我的小秘密/71

头发在生长/76

刻在心底的怀念

林小豆的原味夏天/83

那棵凤凰木叫做徐布凡/88

少女黄依儿的烟波蓝/92

水 云/98

为你长成一朵缄默的花/102

消失的秋千/105

心要让你听见/109

垃圾堆上有风筝飞过/113

我是女生

女生苏果果/123

猫咪森林/126

飘来的长发精灵/134

天 真/138

枕 书/142

听,雪在哭/150

网/155

悲伤的棉布裙/160

仰 望/163

时光逆流

亲你的左脸颊/173

我和爸爸/178

永不凋零的春天/187

彼地无冬/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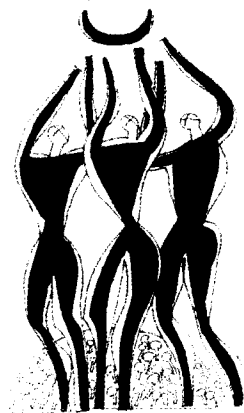
我和我的难兄难弟们/208

苏紫荆/213

小人儿/218

成长的疼痛

CHENGZHANGDETENGTONG





背 心

千屈菜

仿佛是急于装满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我感到我的心脏在迅速地涨大——心房与心室,体积竞相膨胀。这一反常现象的直接后果是:我的左乳率先隆起了一个小山包,不知羞耻地招摇和洋洋自得,而右乳却依然处于童蒙之中,对左乳的自行其是无动于衷。这一切,就发生在我十三岁的时候。

十三岁了,还是童年,没有改变。对于这一切,我说对于这种情形,我是早就知道、早有预料的,甚至在我还没有去见那个大胡子医生之前就知道了的。

五岁时,我还没有开口说过话,于是被母亲带去见医生。大胡子医生在证实我的听觉器官、发音器官和智力都没有毛病之后,说:“她并不是不会说话,她只是不想说话。”

“那是什么意思?”母亲用喑哑的声音问道。“用医学上的术语来说,她得了自闭症。我的意思是说她有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内心世界,外人永远不可能介入;而我们的世界,她可以在任何时候进入,只要她想。问题是我们永远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想,这完全取决于她,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耐心等待。”

“你的意思是说,在她进入我们的世界之前,她是不会开口说话的是吗?”

“大体如此。有些这样的孩子也许会说一点简短的字句,但交流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没办法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情况就是这样。”

母亲牵着我的小手穿过医院灯光暗淡的长廊,她细长冰凉的指尖,使我感觉到她那一刻的极度虚弱。在长廊的尽头,因某种心灵感应,母亲和我突然同时停住脚步,回转身,看见大胡子黑黑的剪影站在长廊的另一头,突然说出一句有如巫师咒语般的话语:“一个漫无边际的童年,那就是一切。”这简短的字句顷刻间抱成一个坚实的球体,带着金属的重量落在地上,像迅雷一般轰隆隆向我驶来,狠狠地撞击在我身上:“一个漫无边际的童年,那就是一切。”我摔倒在地,尖叫了起来。

还是继续说十三岁的事吧。在我十三岁的那年,除了依然不肯讲话之外,我一切正常。我上的是正常的学校,甚至成绩优良。那时候,我甚至以为,在这



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妨碍我沉醉在无边际的童年里自得其乐。可是我的左乳突然开始发育了,它像一个犯规的运动员,轻轻一跃就逾过了我童年的边界,独自进入了青涩的少女时光,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我看见我的左乳已经微微凸起,像一个风暴过后刚刚隆起的小沙丘,乳头是粉红色的,看上去已是春心荡漾。可是我的右乳依然平坦如初,像孩童一样蒙昧无知。我的身体并不由于我心智的不肯改变就停止生长,它们各行其是,互不相让,却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我。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需要穿背心了!就像所有开始发育的女生一样,我必须穿背心了。

对于正常的女孩来说,这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跟妈妈说一声就行了,只要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背心就有了,非常简单。可是,我还从来没有对我的母亲说过一句话,我是说,从我出生到十三岁,我还没有跟她说过一个字。我不知道母亲在这样的气氛之下是否感到无比的孤独,因为我的父亲早就离开了我们,自从他发现我是一个女孩,而且是个不会讲话的女孩之后,他就离开了我们,跟他后来的儿子的母亲结了婚。于是我的母亲就只剩下我了,只剩下我这个沉默的小孩与她相伴。

在我们沉默的家庭里,母亲也开始渐渐地变得自闭了。但是,在此之前,她对我曾是满怀信心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用了多少种稀奇古怪的方法想让我开口说话,又多少次以流泪的方式宣告着自己的失败,然后,经过一次又一次越来越漫长的恢复期,再重新鼓起勇气,进入下一次注定依然要失败的尝试之中。

方法之一: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她试过不给我饭吃,想让我开口对她说“饿!”——哪怕只说这一个字也好。她把家里能吃的东西统统拿走了,连颗糖也不剩,把我锁在家里,自己在外边吃完了饭才回来。她狠着心饿了我两天,在这两天里,我只是呆呆地坐在阳台上,白天看楼下稀疏的行人,晚上看夜空繁密的星星,而她就坐在我的身旁,以近乎偏执的耐性等着我吐出哪怕一个字。到了第三天,当她从外面吃完中饭回来的时候,看见我正在厨房里清洗从阳台上的花盆里摘下来的一朵玫瑰花。那是一朵金黄色的玫瑰花,花瓣柔软,有如绸缎,我把花瓣清洗得像露水一样清澈明亮,对着太阳一照可以看见无数的小太阳,这些小太阳在我的嘴里光芒四射,母亲的眼睛立刻被它们刺目的光芒灼伤了,流出了滚烫的泪水。她从我的嘴里掏出了那些小太阳,一路哭着抱我去楼下的小店里吃饭。

方法之二:十岁时的中秋节,我们正在吃晚饭,客厅里的日光灯突然坏了,





母亲爬上一张叠放在椅子上的小方凳,预备自己修理。她的手刚一触到灯管的两头,突然好像触电一般惨叫一声,从椅子上跌了下来。借着从厨房散射过来的微弱灯光,我看见她躺在黑漆漆的地板上一动不动,我走过去俯身看她,母亲的眼睛在黑暗中像萤火虫一样闪闪发光,她说:“电话!”我知道她想让我给父亲打电话。我摸黑挨到电话旁,按了免提,再按了父亲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很快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喂——”,是父亲的声音,我一听就知道。我等着母亲说话,可是母亲什么也不说,她只是看着我,电话那头又说了声“喂——”,母亲依然不肯说话,我盯着电话,电话的那一头也不吭声了,我们一家三口在电话的两端突然坠入了声音的黑洞,所有的声响都消失了,突如其来的寂静将我们隔绝在世界之外。然后,黑洞的外面突然传来一个小男孩的声音:“爸爸!”清脆的童音像一根从天外悬下来的救命绳子,一下把父亲拽出了这声音的黑洞,沉默的深渊。电话被挂断了,我也挂上电话,等了好一会儿,父亲却没有打过来,我望着母亲,她眼中的萤火虫已经飞逝了,此刻暗淡无光。过了一会儿,母亲一骨碌自己从地上爬了起来,又站上了椅子上的小方凳,这一回,灯立刻就亮了。这天夜里,母亲没有睡,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哭了一夜,抽光了一整包烟。第二天我一起床,看见我的布娃娃琳达躺在沙发上,身上的裙子被烫了无数的小洞,我没想到母亲竟然伤心到这样神志不清的地步,以至于连布娃娃和烟灰缸都分不清楚了。

这件事之后,母亲突然爱上了听歌剧。她买了许多的唱片,一到黄昏时分,就将窗户大开,开始放唱片。她站在窗前,双手扶着窗台,望向窗外的天空,直至繁星四起。那些花腔女高音们在唱些什么我永远也听不明白,我只注意到每当她们唱到声音的极高处,歌声开始变得细细长长,甚至略微有些发颤的时候,母亲就会陷入恍兮惚兮的状态。她的双手紧握窗沿,整个上身向窗外倾斜,仿佛要随着歌声一起冲向天空、飞入云霄,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她紧绷的脊椎里暗藏着一尾黑色的小蛇,一不留神就会蹿下来,爬上我的身体,用它冰凉的体温告诉我母亲此刻已经不在此地,她已经弃我而去,且将永不复返。这使我惊恐万分,我害怕这歌声的存在,我意识到它是我的无声世界的劲敌,正在与我进行着一场母亲的争夺战。我若是要将母亲永远留在我的世界里,就必须毫不留情地消灭它。于是,一天半夜,我偷偷起床溜进客厅,借着月光将唱针一折两段,听到唱针“咯噔”一下断裂的声音,我隐约感到了一丝暗藏歉疚的快



意。

第二天的黄昏时分,母亲掀开唱机透明的塑料盖。一眼看见被折断的唱针可怜兮兮地躺在昨天听过的没有取出来的唱片上,她呆了一下,转过身来看我,我赶忙望向别处。但母亲什么也没说,她照旧换了唱片,盖上塑料盖,走到窗前,手扶窗台,望向天空,听着那幻想中的歌声,直至暮色降临,繁星四起。那天半夜,我被床铺的颤动所惊醒,看见母亲侧身而卧,紧靠着墙壁,整个身体像是被通了电一般抖动不已。那是一种强忍住哭声的不可遏止的悲哀,我听见她肺腔内的哭声像沙漠里的风声一般回旋,她僵硬扭曲的身躯在风声中好似一具荒凉的马骨。

母亲此后再没有听过音乐,她开始像我一样几小时几小时地发呆,陷入不可知的幻象世界,偶尔清醒时也总如同是大梦初醒。我想,如果我不是需要一件背心的话,这种状况无疑将一直持续下去。

然而,我确实需要有一件背心。只要一想到我那因为发育而颜色变深的乳头在无遮无拦的白衬衣下会像两只眼睛一样引人注目,我就羞愧得简直恨不得去死。而且,我已经开始听到班上女生在我身后的窃窃私语,她们甚至连上课的时候也不忘在我身后指指点点,然后小声偷笑着,当我是个白痴。可是母亲对这一切却视而不见,我当然知道她想的。她在等着我因为羞愧难当而向她低头、跟她妥协、去开口问她要一件背心。她休想!

我去商店看过了,我能穿的最便宜的背心是四块钱,撇开换洗的事不谈,我只要弄到四块钱就可以买一件背心了。我知道母亲的钱藏在什么地方,母亲有一件大红色缎面的棉袄,是父亲送的,自从父亲离开我们之后,她就再没有穿过它,平常就用来放钱。钱放在哪个口袋我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我一打开衣柜就直接把手伸向棉袄里子上的夹袋,我满怀信心,志在必得地往那儿一摸,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砰”地一下甩上柜门,意识到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持久战。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晚上做梦都会梦到背心,而且只会梦到背心,梦不到别的。我总是梦见自己来到一家特大的背心店,里面满满当当到处都是背心,我开心得一直笑,然后开始试穿,可是所有的背心一穿上身,立刻就变得薄如蝉翼,什么也遮不住,不管我将多少件背心穿在身上,结果都是一样,我急得哭了起来,然后就醒了。我醒来的时候双手总是抱在胸前,身体缩得像一张弓,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总会扭头看躺在我身旁的母亲,每当我看见她那副熟睡的样子,我的仇恨便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迅速生长、蔓延开来,我想我这辈子也

不会跟这样的母亲说话的,决不!

老天有眼!有一天,我居然在路边一棵小树的树枝上看到一件雪白的背心。我看见它在树枝上晃来晃去,像一只展翅欲飞的白色大鸟,四下里一个人也没有,不像是有人故意晾晒在那儿的,于是我认定它是老天送我的礼物,决定把它带走。

我抱着这件雪白的背心飞快地跑回家,穿上它,外面套上一件最透明的白衬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母亲下班回家。一直等到晚上六点多,母亲终于回来了,我一听到门外有拿钥匙的声音,就跑去给她开门,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我是指主动为她开门这种事,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母亲显然被我吓了一跳,她愣了一下,正要面露喜色,我却面无表情地转过身,向里间的客厅走去。我感觉到母亲那一刻的眼神不容置疑地停留在我透明白衬衣内背心的轮廓线上,那完美的几道弧线像绽开的笑容,将母亲的盘算击得粉碎。

我当时之所以这样洋洋自得,是因为我对于国产背心的质量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由于没有换洗的缘故,我不得不每天晚上把背心洗掉,然后第二天一早再把它穿上。天气干燥时还好办,一旦下过雨,背心在第二天就总是半湿的,带着浓重的潮气,我穿着它就像套着一个薄薄的湿麻袋,还散发出带着湿气的怪味。背心上的第一个小洞是在我穿上它之后的第三天就开始有了的,真是想不通怎么会烂得这么快?接着洞眼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不出一个月,它就变得像一张渔网一样,什么也遮不住了。

为了把剩下的几个只能穿单衣的月份熬过去,我开拓了新思路:既然没有背心可穿,那我可不可以戴胸罩呢?那都是现成的,只要到母亲的抽屉里去翻就行了。于是,我就到母亲放内衣的抽屉里去翻了。不翻不知道,一翻才发现母亲原来有这么多漂亮的内衣,没想到母亲平时看来那样朴素,内衣却穿得这么花哨,各种花式,各样颜色,真是应有尽有。其中有一件黑纱的胸罩,那种若隐若现的美感,我至今想来还心动不已,我成年之后曾在各处寻觅一件它的相似物,却始终不曾找到过,真不知道当年母亲是从哪里买到它的。我在母亲的抽屉里一件件地翻,一样样地看,越翻越生气,越看越恼火,她有这么多漂亮的内衣,却连一件四块钱的背心都不肯给我买,世界上竟有这样的母亲!

最后,我在母亲的抽屉里找到了一件看上去最小的白色胸罩,我把它藏在书包里,预备第二天把它偷偷戴上。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一个跳芭





蕾的小女孩，一开始我只能看见她的背影，我看见她背对着我摆出一个个优美的舞姿，她的脚上穿着透明的水晶鞋，在她的脚尖踩踏过的地方，立刻出现一个个的小坑，从小坑里飞出一条条五彩斑斓的小金鱼，金鱼越来越多，它们在她的四周游来游去，看上去她好像是在水中跳舞。我正陶醉在这不可思议的美妙幻景之中，突然间，金鱼消失了，小女孩猛然转过身来面对着我，我吓了一跳，只见一个硕大的胸罩戴在小女孩扁平的胸脯上，样子甚是丑怪。我吓醒了，对于自己的异想天开终于有了一点自知。

第二天起床，一想到昨晚的那个梦，我终究是没有胆量把胸罩戴上，只好依旧把它藏在书包里。然而，让我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事却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堪的事了。

午休的时候，我照例出去找了个没人的角落一个人待着，直到下午快上课的时候才往教室走。可是，还没等我走进教室，就听见教室里传出震耳欲聋的大笑声，那声音之大就好像全校几千人都挤在了我们小小的教室一同发出了有生以来最狂放的笑声。我忐忑不安地走进教室，一眼看见讲台上摆着一个巨大的泥塑人，足有半人高，那泥人有眼有鼻有耳就是没有嘴，她的头大身子小，可是在她小小的身躯上赫然吊挂着我的那个白色胸罩——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撬开了我的抽屉！我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冻得冰凉，我浑身颤抖，扭身冲出教室，一头撞在来上课的谢老师身上。谢老师伸手想拉住我，我重重地甩开她，狂奔而去。

谢老师当晚来家访的时候，我躲在卧室里不肯出来，母亲和谢老师在客厅里谈了很久，透过门缝，我看见谢老师对母亲说了半天，然后母亲就哭了，母亲一边哭一边对谢老师诉说着什么，后来谢老师也哭了，她握住了母亲的手，轻拍着，两人相对而泣。在她们两人之间，摆放着两件白色的背心，是谢老师送来的。

母亲送谢老师走后，我把房门关得严严实实，等着母亲过来敲门，把背心送到我面前。可是我等了半天外面都没有动静。我轻轻地开门拉开了一条小缝，母亲不在客厅里，她在干什么？我把门又开得大了些，这时一股焦糊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犹疑地轻手轻脚向厨房走去。母亲背对着我站在煤气灶前，我隐约看见一团大火在她的面前呼呼地燃烧着，她在烧什么？大火一下子就熄灭了，母亲把手向右侧的灶台上摸去，我顺着她手的方向一看，谢老师送来的一